

漢書門		四七一二號類	三六函	四架	六九冊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七一二號類	六九冊	三三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12
冊數	69 (45)
函號	362 69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六序目錄

宋

蘇明允 二篇

歐陽永叔 七篇

石守道 一篇

宋子京 一篇

程正叔 二篇

王介甫 三篇

姚鉉 一篇

邵堯夫 一篇

蘇子瞻 四篇

陳師道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呂伯恭 一篇

馬子才 二篇

陳宛丘 一篇

曾丰 一篇

陳同文 一篇

朱仲晦 一篇

元

王磐 一篇

李冶 一篇

金履祥 一篇

劉夢吉 一篇

郝伯常 一篇

姚端父 一篇

戴侗 一篇

虞伯生 四篇

趙世延 一篇

元復初 二篇

吳幼清 五篇

馬伯庸 四篇

王繼學 一篇  
 柳道博 一篇  
 揭曼碩 一篇  
 曹元用 一篇  
 蔡文淵 一篇  
 許有士 一篇  
 謝端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六序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六

左長史上海李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序類

宋

族譜序引

蘇明允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

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  
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  
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  
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  
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  
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  
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  
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  
知何人後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乎其能  
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送石昌言北使序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  
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  
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  
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  
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  
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  
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  
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  
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  
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  
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  
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

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永叔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

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

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  
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  
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  
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  
名其又辭曰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  
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  
以自警焉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  
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  
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  
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

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垢而上  
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  
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  
剛夬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  
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  
爲卦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  
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  
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  
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  
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  
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  
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  
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

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榮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往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

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也。嶺南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王出岷岡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其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

得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  
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閒故得一其  
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  
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  
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  
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  
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  
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  
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  
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  
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  
玉聚之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梅聖俞歸阿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  
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  
棄者其先膺羨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  
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  
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  
海求王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  
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  
不數驛摺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中亦珠王之淵海歟予  
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  
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索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於眾  
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  
遊故因吏事而至於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  
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閒始而歡然



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韻總序

倕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

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切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鑑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鑑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歧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

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  
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  
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鑑聿之書  
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蘇氏文集序

予有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  
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  
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  
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  
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  
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  
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  
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

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  
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  
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  
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  
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  
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  
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  
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  
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  
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  
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  
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  
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

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詞詩  
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  
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  
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  
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  
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  
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  
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  
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  
而不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  
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  
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  
夫廬陵歐陽脩序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  
其自號為無僊子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  
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  
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  
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  
天閔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  
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  
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  
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  
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  
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  
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

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呼吸日月之精  
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  
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  
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  
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  
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  
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者則  
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  
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  
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書  
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  
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  
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

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  
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  
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  
取於此

唐鑑序

石守道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  
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  
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  
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  
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  
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  
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盛  
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醜殺中宗太平公

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  
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  
侮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李述之囚辱臣眇尋  
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  
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  
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  
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  
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  
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曆暨天寶末年  
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  
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  
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

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  
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  
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縣縣延延乍傾乍  
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  
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  
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  
千萬世豈止齟齬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  
戒之

慶曆兵錄序

宋子京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闕矣夏商以來乃能  
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  
制郡國內強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  
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晚

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  
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侷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  
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姑息厭法度故群不逞  
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  
刻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  
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  
卒之銃而票者充之或挽彊或蹋張或戈船突騎或沒  
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  
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唯邊蠻夷者時  
時與禁兵叅屯故專於服勞閒亦戍更三曰役兵群有  
司隸焉人之游而墮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  
工技業壹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  
有橫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

爲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  
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師無常鎮  
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憺四夷鼓行無  
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曆五年今叅預貳卿濟陽丁公以  
壯猶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  
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鉤考纖微掇其攻  
守戰者爲禁兵民兵兵錄五篇合群曹所分擿諸條所  
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侷之區處戢如也彌衆  
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五符猥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  
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惟而判蓋簡精之決要蒐乘之  
總凡錄成乃上於官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  
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錄  
示有尊也餘軍不載略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

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有不周歲擢貳鉉  
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易序

程正叔

易之爲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  
辭於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  
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  
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  
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  
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  
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  
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  
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  
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

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  
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  
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  
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  
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  
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  
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  
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  
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彖象之  
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  
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

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同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



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石仲卿字序

王介甫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聞人召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註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按之又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與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一失望何哉入之材有大小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曰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俟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

此難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予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 字說序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惠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向同者所

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春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之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春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 文粹序

姚鉉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我宋勃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曄然文明霸一變至于王王一變至于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侏侏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

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屆于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內則有龍圖閣外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群書雖漢唐之盛無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撰述纂錄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為一王之法而繫乎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王之辭

不陷於怨懟則弱于譏惑漢興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其才卒罹讒譎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滂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

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泊張燕公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  
雄辭逸氣聳動群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  
蕭季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揚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  
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邃古以二  
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憑陵輔轍首唱古  
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  
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  
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  
賈常侍李補闕元容州獨孤常州呂衡州梁補闕權文  
公劉賓客白尚書元江夏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  
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  
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閒氣極玄又玄等集  
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

新進後生于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迹兩漢肩  
三代而反無類次以一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矐編閱  
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  
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為一百卷  
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於古雅為命  
不以雕篆為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觀夫群賢之作  
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  
而窺沈慮故英辭一發覺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  
珠光不待汛天風激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  
之文其至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堯夫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  
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懟榮達則專于溢佚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

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入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之害人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猶入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

世之樂何嘗有萬分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  
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  
曾未入于胷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  
謂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閒情累却兩相  
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  
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  
律不泐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  
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  
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  
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情性哉鍾鼓樂  
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  
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  
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

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  
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六一居士序

蘇子瞻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眾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  
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  
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  
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  
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可加其功孟子既沒  
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  
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  
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  
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

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湯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大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者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譁而攻

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旣老自

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傍切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二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孳叟京師又十一年

遂與其季德儒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大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



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  
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  
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  
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  
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  
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  
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樂全先生文集詩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  
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  
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  
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  
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

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若樂全先生  
張公安道其庶幾乎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  
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  
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  
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  
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  
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  
少可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  
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  
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  
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  
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或

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它詩文皆清遠雅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年餘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日論其大略以待後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它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四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化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田表聖奏議序

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蓋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者乎吾於是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在昔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以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

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王平甫文集後序

陳師道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君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質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

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序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沒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秘丞童蒙明發集序

張文潛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為而不達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

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為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羨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予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漑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係其所遭者哉

周禮序

呂伯恭

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周若昔生民有欲而無禮乃亂胥戕胥虐人類且盡惟皇

上帝哀我民無盡劉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天下惟爾靈承圖敢暇逸迺始仰乾順坤以奠崇庠泮山襲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為父祖子孫相治者為君臣民物相合者為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建而天下之為大紀者定民始得胥敬愛胥保惠以有其躬以至于茲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剖極立元規規兆築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弗彫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雘塗墁之未具日增月加以至于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粵若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禮已浸克有成九族萬邦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公而增賁之禮樂日新法度日著稽典揆謨維見可觀若七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狩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皇皇乎

帝王之備典也而繇後視前尚曰弗縟忠賢相病未有  
彈極及于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變極治體備文  
武成康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  
會同於以纂四代之彌文爲萬世之極則乘時應機若  
畫少燹確乎其不可拔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兼  
冢宰臣曰定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萬年始具經禮  
勒爲成書識一國號茲用詔久傳遠垂範無極蓋自堯  
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而不可  
復加矣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細無遠  
近無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勤後業之補苴  
者浩乎博哉圓生方育海停岳萃不足以議其博也非  
聖人其孰能修之然嘗輯其凡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  
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一曰中爰自祭祀推步占卜

被禳之官立而天事備國都郊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  
地事備治教刑政禮樂事工之官立而人事備惟茲三  
者以有目咸觀迺若厥中則罔攸覲六官之元聖意微  
見其辭若田以爲民中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胥正以  
生中非禮罔與範天下與來世茲實上帝佑民之本旨  
而堯舜禹湯所以陳軌立度以啓我後人而底于大成  
也聖人抽關發鑰俾遐邇是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  
必序厥指易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  
宏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范甯惟茲大典闕然弗修杜  
子春鄭興康成更授迭釋維訓詰句讀是究是圖莫有  
秉筆以揭厲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證于前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子才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

珠新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遊龍清霜激風客衣無濡拘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恃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源源款款厚撫以遺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已待贖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昵親挾友入室握手說無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劍而指廩者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於京師公侯富貴之家舊與款厚有哀王孫而進食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以徃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視吾胷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春而漸乃敢出門戶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徃浩然無憂予因驚恠子矣果

如子言予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熠熠者必子也矣

子長游贈蓋邦式序

予友蓋邦式嘗為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切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為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恠之處將與子周游而歷覽之庶幾乎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取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

故其文停瀟而淵深見九疑之絕繇巫山之嵯峩湯臺  
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節如  
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  
之恨竹上猶有班班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  
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  
項羽之喑鳴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  
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  
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  
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  
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  
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  
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  
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

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  
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采竒而欲操  
觚弄墨組織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  
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  
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  
之絕縱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為我遊者乎吾欲觀  
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  
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  
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牘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  
所得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文潛

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狽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  
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

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日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驚豈特河隴閒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霸縻其父祖者制蓄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

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鷂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侮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日有急將使輸其肝膽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推牛釀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旣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討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不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



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送羅以寧上書歸鄉序

曾丰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上書三上而三不報浩然歸歟顧余同館又同為江西人獨見善厚行業具竭來告別億其辭色若欲得余贈者乃與坐有頃為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不羈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客故天下無有常之士至於漢去七國未遠雖漸興學而未容頓禁客故士之出入於客與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別設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繩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羈之士所厭就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晁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者往往轉而它售或上書

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廷尉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囊封而授官者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祿于朝次而祿于州縣大抵有常之士也不羈之士雖聞出焉求其稍能自致羨官者始有鄧馱次吳曾又次戴之邵之徒十數人耳夫今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是務雖庸夫高枕而有餘至於邊烽猝警羽檄交馳雖聖人蠶足而不給况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挾不羈之才乃於庸夫高枕之時出售其說三上而三不報無恠也橫渠張公少喜談兵質於范文正公公責以儒者自為河南學者宗師自末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固矣自初言之談兵非無益於人之國者而遽責之文正公

豈沮人赴功名者哉誠以橫渠之資可進於道不止於  
兵機吾慮以談兵予之彼且自滿不復折而入於道是  
以寧固拂之俾勉其大母姑順之俾苟安於小以寧歸  
余敢誦所聞以薦焉今所上書中天子意急徵而驟用  
雖少慰初志其終所成要不過鄧酢輩耳不然而竟歸  
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趨時之心趨古以談事之  
口談道它日學成則為橫渠公不俟其成而姑為時出  
猶不失為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決擇如何耳所親劉  
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告之屬為決擇會  
得其當焉

送友人遊武林序

陳同文

古之達者求士今之達者厭士嗚呼其世變愈下矣乎  
古之士耕雲釣月齒石耳泉幅巾孤頂扁舟斷涯或棲

歌而愴吟或談諧而笑牙浩乎其自得而類乎其處順  
也與其闖伺於侯門孰若北牕之高卧與其乞憐之干  
言孰若爐香之一卷達者曰是非可以利餌之也遜辭  
以為媒厚禮以為羅庶乎其致之也否則彼有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而已而吾君孰與共理哉故古之達時宜  
者非掠禮士之美名也自世變愈下士無圭田始喪所  
守秦利慾而忍貧賤蓋溺焉于茲者有年矣自晉而觀  
望塵之俗人才衰陋已不逮兩漢尚何望其三代如也  
哉於是公卿大夫過高而石介之士過卑過高者日以  
傲過卑者日以諂傲則不求即人諂則求即於是人以  
尊者勢益重而卑者勢益輕國朝之初公卿大夫猶有  
重士之意今則亡矣蓋自渡江以來士之萃於吳越者  
肩摩袂錯欲鋤無田欲樵無山者十五六則常產已亡

矣遷徙之無常滄漭之所迫則常心莫能存矣以其非  
所有之常產加之以莫能存之常心則隨染隨遷不動  
而遷於俗者蓋寡故投書獻記過媚以圖悅卑姝以取  
幸者亦其勢之必然無足恠也又況今之取士皆有定  
式羔帛不逮於巖穴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又奚  
必勤勤焉過求繩墨之外必如古之薦士也哉有厭薄  
貧賤之意而無寵藉後輩之心也亦宜今吾子之遊武  
林也武林士夫之叢薄也子將往而謁之吾懼子之遭  
厭薄而亟返也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風者盍以吾  
說語之

論孟集義序

朱仲晦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  
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

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  
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  
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  
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  
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  
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得其意非徒  
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  
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聞嘗蒐輯條流以  
附于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  
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  
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  
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  
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

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  
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故如此然而體用  
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  
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  
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切意其  
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  
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  
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  
其淺深踈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  
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  
未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  
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  
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

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  
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  
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  
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  
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  
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  
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  
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  
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  
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衆說之長  
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新安朱  
熹序

元

大定治績序

王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鄰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以爲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爲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錄中揆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

測圓海鏡序

李冶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唯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邪旣已名之數

矣則又何爲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爲難窮斯可謂數爲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恒病夫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微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析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曝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子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爲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旣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

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記誦爲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爲不足貴况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鹹平生每痛自戒救竟莫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常私爲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庸非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寧復爲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藥城李冶序

通鑑前編序

全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

月或歷數年其閒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山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於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詞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祥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考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莊周夢蝶圖序

劉夢吉

周寓言夢爲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向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棲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詭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也幻

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請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失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始藉其說以自道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回辯汝者書書與回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

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臯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郝伯常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史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策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

其仲錯續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魏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童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贊十一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判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



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  
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  
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  
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  
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  
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  
皆瞠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  
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送宰先生序

姚端父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二日宰先生謂燧曰予將游秦  
子能敘予茲行乎予悼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  
又秦士捨脩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  
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子階子言一進謁之也

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  
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  
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  
爲先生誦之有揚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  
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  
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  
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句之  
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  
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  
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恒態必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  
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  
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  
天質之羨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

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  
從者為燧一訊安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  
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  
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詞書雖多摠其實六書  
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  
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  
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  
同先也以為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  
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  
下為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亦殆  
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

意是聳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  
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證其得失以傳  
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墜爰披舊聞輯成三  
十二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  
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南昌劉應文文藁序

虞伯生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漢注至於南昌則  
山益江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為文  
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  
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澁斷絕  
起頓揮霍閃避為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  
不可解為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殆小說  
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為博而蔓延草

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  
尾輕儇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  
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  
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  
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  
西論之歐陽文忠公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  
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爲有合於此三君  
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蓋  
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  
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  
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  
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  
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

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均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  
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  
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  
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闊之所鍾者誠  
有可望者也然余聞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  
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  
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  
江西得無情乎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  
之文敝者而告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蔡孝子詩敘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  
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是而已矣  
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蔡夢祥者宜在乎

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温清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鑿木而爲之重既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以栗若堅木爲之負其首象天也方其趺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画像而祭之者既而曰一鬚髮之不似則爲它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知主道之所以爲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齋焉思其居處笑語所著若將見之

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炳管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考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滫神異鬼則象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依也則孝子之爲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爲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嘗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歿夢祥以宣命爲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集爲之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敘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  
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三公如一其二季亦各  
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又十數人  
家庭之閒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  
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常敘其事以啓群公之  
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  
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  
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羨而  
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  
壽朋見咏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  
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旣老之  
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咏詞  
以爲一代之良羨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

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絕乎且夫  
太平之世物亦有盛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  
連枝廿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  
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  
之偶異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  
吾嘗上邇三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  
兵未盡息也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復  
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  
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  
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  
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  
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冷敬先敘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兵戈甫定故家舊族雖  
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甚少也  
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耆舊盡名故國衣冠之裔同  
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  
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  
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  
令族也嗚呼昔者大夫士懇懇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  
未必若是易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使之者  
不然則隱去而未章者尚多有之也嗚呼國朝興王之  
初其勳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一  
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况欲責諸寥  
寥異世之墜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材薄者  
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

自經略公事業表表當世而縣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  
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溫溫儒雅有退讓  
之風非朝夕之積者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  
豈必皆不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  
道也敬先暫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為詩以  
為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為敘

南唐書敘

趙世延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  
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  
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為之音釋  
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考證鋟板與諸史並行之越  
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  
昇系出憲宗四世間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

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爲國編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瞻潘祐韓熙載孫忌徐錯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掩矧其閒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爲世鑑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橐駝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又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爲猶未忘也邪宋承五季周統自爲僭僞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脩宋遼金三史而

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復初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應泰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靳官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固將撫抱振迹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張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弔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曠澤之間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博澹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爲一官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替襄於其閒不果

於忘世不必於售己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  
易之義也具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  
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爲一夫之事邪命下之明年冬執  
事者以官曠別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內  
翰須賢而得遺逸興治會才而旁遠陋嘗相與慶之今  
若此又何也蓋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遲命以  
避賢者先生之盛心也非餼祿以給士也而得人爲急  
非嫌官以慢上也而以讓賢爲尚予辭無嫌不兩得歟  
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京三  
月却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矯抗以干  
名不奔趨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於先生之歸也  
乃敘其所以來

送馬翰林南歸序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扶而破之於是攷取士  
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  
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  
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  
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  
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出則群人爭先覩焉旣而官之  
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  
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  
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  
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  
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  
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窒有曰處大  
事立大議則吏不被能也乃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



峻之隄防風俗爲之一變若曰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  
曰尚相觀彼儒之所爲噫爲而輦者不其殆哉夫儒效  
不易立也不效則將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  
足恃也扼擊油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輦之被攻踣  
者一人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柰何今即官  
守慎勿挾所得恃所眷資出幾微於辭色而所誦之書  
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母慕高  
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中存夫如  
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  
爲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  
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挾而牢者不破耶

陸象山語錄序

吳幼清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

也時江舊有先生語錄一棗所錄不無深淺之異此編  
之首乃其高弟弟子傳李魯嚴松年之所錄者激肅讀  
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  
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聞也揚敬仲門人陳垣嘗鈔版  
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刊于青田  
書院樂順携至京師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  
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  
知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  
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  
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閱  
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  
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  
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

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元學士文彙序

儒者以文章爲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滂乎群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同旣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竒矣而非艱明

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又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別趙子昂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

與世而俱今兩漢之文取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  
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  
曾二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  
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  
壞之中人以下沈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  
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  
絲麻不穀粟而縵毯是衣蜺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  
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  
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  
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  
其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爲一北  
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  
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

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  
及書樂識見賈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  
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  
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二君之文余未能  
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  
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汨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  
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余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浴笑解紱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  
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王色天下表伏梅  
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  
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中籀  
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  
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突奧肉食肉眼多按

劍橫道寶鶴書徵為郎瑚璉愜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  
日杲杲蹇駕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盧廉使還朝為翰林學士序

激往歲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徐閻衆推能  
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激所識唯閻盧二公焉閻  
踵李徐為翰林長盧公繇集賢出持憲湖南繇湖南復  
入為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宋至於今壹所以寵  
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不聞豈以寵異之數而為  
輕重哉是蓋未足以為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為天下喜  
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公事先皇帝  
為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宮禁事耳聞  
而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有人不及知而公  
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然苟有議公援故事以對

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者不疑其與疏逖之臣執經  
泥古師心創說而於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詩曰  
惟今之人不尚有舊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為天下  
貴也用之而有益於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  
秩崇而望清步趨檐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  
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及當世  
事則曰夫既或治之又奚庸聞公不如是也而亦非天  
下士所望於公也

送何太虛北遊序

士可以遊乎不出戶知天下何以遊為哉士可以不遊  
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  
不遊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  
歸於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

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  
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出  
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  
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咸備彼謂  
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  
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  
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  
物度數前言徃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  
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  
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以天下為未足而上友  
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  
士何以不游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  
上國也奔趨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

隣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  
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  
效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既充則陽陽而去爾是故昔  
之游者為道今之游者為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同  
余於何弟太虛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敏之資  
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脩於已不求知於人三  
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  
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恠而余獨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筆  
僅記姓名則曰吾能畫屬詞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  
語布置粗如徃時所請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雄  
矜已自大醜甕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  
之海為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  
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

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也且方窺闖聖人之經如天  
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  
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熟識  
日長而志日起迹聖賢之迹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為士  
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  
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可以  
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  
後之遊矣余將於是乎觀激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  
祖姑也故謂余為兄余謂之弟云

風憲宏綱序

馬伯庸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  
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殆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  
靡不顯示常憲儆爾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

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茲糾劾不俾寮官貽憂  
惇獨於是臺臣協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  
魏有法道路有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激引言路其見諸  
訓辭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  
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母怠文林郎監  
察御史馬祖常謹序

卧雪齋文集序

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  
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  
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彊為也賦天地中  
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  
後英華之著見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懣滯哇之辭此皆

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飾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他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予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予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茲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彙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龐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号弗雕無後世誕詭翫散不經之詞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為史其言雄深

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憶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歌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閒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葉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窳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略告之

送簡管勾敘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敘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圯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為之也始簡君布衣裋然游公

卿聞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鉤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彌久而情益真也時益躋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敘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僕斯者作詩以俟之

送楊仲禮敘

王繼學

杭為郡甲于江左宋之南為行都地多山谷淵藪峙而為巨鎮匯而為廣涉瑰奇勝絕之觀博大弘豫之俗在

方輿盛且劇我元底奠行省莅之以事之殷地之重于今視它行省獨丞相置丞相之屬非清彊膺時望者不得預其司文教者曰儒學提舉泰定三年夏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楊仲禮以選被命往夫杭之士風重文士子號號服整潔出詞粲然落筆縝然處其上者必鑑別衡析陶良汰浮燭其衷斯有以服之也行省之屬事上皆有等威雖大府連率俛首趨對唯謹提舉官五品登階而揖省僚必改容禮焉夫禮之嚴必有以尊其學眾之服必有以重其德不尊不嚴不重不服若曩之為是官者吳興趙先生巴西鄧先生皆由侍從出羨望字於人人揚君居史館久文精思縟言議濟濟志于事功卓然勇往之資也士熙嘗與同僚私灼其詳於其行也不以易為喻而進其難者不以近為勸而圖其遠者為交



友之誼也

唐律疏議序

柳道傳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悝為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莖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為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為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瞭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即篇為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

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為多故凡垂之為甲令著之為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拘成法真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為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參之祖宗磨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

部主之條為蕭張控制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  
何足以知之因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  
聲教漸濡之內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予聞  
請於廉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  
將以制民為義而非以罔民為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  
義稍為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追還時會讀  
法之遺公僕有意乎公亟謀諸寮案成應曰諾而行省  
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  
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  
踰月緒成因執筆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往  
而不在也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於世則予豈敢

孔氏譜序

揭曼碩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

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  
不遠二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證其譜謀而收其  
所未續者遂携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僖斯得  
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  
性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  
有不知其重其譜謀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謀而不知求  
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謀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  
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  
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  
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  
衢路庸眾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  
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龍  
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

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送王編脩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古者聖天子五歲一巡諸侯所守之國協時定制考禮齊政望秩四方山川不過第其等殺之儀而已匪有所祈也故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苟有所希是利之也烏在其爲誠敬哉秦漢以來異端蠱起邪說並行君天下者惑於方士之言汲汲焉以徼福爲心歲時黷山川以伸其私禱殆若持券而必其償者嗚呼山川之神其肯徇私以福人哉今天下爲家文軌同而

制度一方伯不敢專決大政咨中書而後行故無所事於巡守然聖上端居九重之中幽無不燭禮無不舉歲遣使函香祠五方山川肅焉如躬至其處也秦定五年春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王瓚在中奉旨代祀中鎮祀后土祀河瀆又望祀西海祀西嶽祀西鎮祀江瀆在中以清貴詞臣將命而七代其祀亦可謂重矣在中其恪遵彝典勿過於豐而有所祈簡潔脩辭精意以致享山川諸神翕然歆聖上之祀幽明交孚遐邇罔聞將見時雍歲稔景福穰穰有不祈而自臻者且使西土之人知吾君所爲越于秦漢萬萬也若然則在中爲能使矣其益慎哉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農爲天下之大本有國家者所當先務蓋宗廟之粢盛

軍國之經用生民之衣食皆於是乎出故古之王者親耕籍田以為農先俾人知務本盡力南畝而基太平之治也洪惟世祖皇帝誕膺景命惠養黎元立大司農司以脩古九扈氏之政迺詔參稽古今農書變其煩而撮其要類萃成書曰農桑輯要若夫耕蠶之術畜孳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用之則力省而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逮我仁宗皇帝克繩祖武軫念民事以舊板本弗稱詔江浙省臣端楷大書更鋟諸梓仍印千五百帙頒賜朝臣及諸牧守令知稼穡之艱難以勸諭民聖天子嗣大歷服祗遵先猷特命中書左丞相臣拜住領大司農司事越至治改元之明年丞相暨大司農臣協謀奏旨復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霑賜者制悉與之且勅翰林臣文淵序諸卷首臣竊惟聖聖相承愛民之心其歸一揆老稚熙熙含哺鼓腹於春風田里闢而不知為有帝力何其幸哉臣抑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必有命世大賢左右贊襄而後能樹財成輔相之功皇上宵旰圖治垂意乎制民之產賢相忠誠為國慮一夫之不獲同心同德計安天下誠可謂千載一時也使在位者皆體吾君相之心推廣是術開導農民厘身從事以致公私饒給禮讓興行還風俗於唐虞三代之隆則聖元配天其澤維億萬年寧有既哉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

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為死可為即為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蒿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

送張文琰序

謝端

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二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閒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今上皇帝舊勞於外其潛邸在建鄴江南行御史臺理所也凡官府所治與小民俗尚淑均奇衰靡不具知既正位宸極以繩愆糾繆所職尤重風紀之選故多上所自擇大夫中丞有所拔用亦必其人然後敢舉而應奉翰林文字張君文琰亦以選為山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應奉七品官清華優佚編摩論議之餘例三日始一集集則自待制以下相與雜坐吟嘯竢官長至升堂一

揖而退才逾月即受俸以歸為經歷繁勞異是矣經歷而上大官八人其同僚二人吏十六人書手又不在焉吏之治辦與否皆總於經歷經歷固為之長又吏所師也日始出即入幕府督吏書手分曹局治文書凡一司庶務與分司出按部郡邑行事有疑不決官吏受賄及稽違當殿降訊治民獄辭兩造當論報案既成吏持來前求予奪可否經歷為之析疑似平向背竄易審定乃署以畀吏得其情又不戾於律始可信大官服僚佐而吏亦不得一搖手以輕重法其居是職必昔之常有事於珥筆以事上官者自謂優為之治至其屬亦翕然低頭仰面相師尊今顧不以予彼而予文琰焉者蓋必有以取之仕可行已莫風紀若儒者之效不自於世久矣重遲迂懦人率以是詆姍我及有能自樹立脫去故

習軒豁特達則彼固將賊且敬異焉之二者吾將以文琰是行卜之也天曆己巳正月既望翰林脩撰謝端序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六



